

小说的表情

□陈力娇

在萧红文学院第十三届青年作家研习班上,我给学员讲了《小说境地的无限畅游》,其间以重要的位置提到了小说的语言,现在我还是忘不了小说的语言,因为她是一只只鸟儿的翅膀,有了它,才成就了一次次遥远的奋飞旅程。

小说语言虽不是小说的心脏,但却有着心脏般的作用。读一篇小说,语言是征服我们的第一要素,语言好,我们进得去,语言不好,掉头就走,里面再好的戏也不想光顾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心灵着装,确切地说是需要这样长相的文本,那么语言在这里我姑且把她叫作小说的表情。

小说的表情其实就是人的容貌,容貌好,俏丽无比,如兰可爱,万事可优先;相反,貌不出众,颜值吊诡,看一眼都是损失,就成了老大难,可见小说这个圣女是何等的矫情与不尽人意。

我读小说首先注重的就是语言,先读三句,再读一段,基本就知道作者的文学造诣有多深,和这篇小说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。这不是武断清高,也不是自恃狂傲,而是时代信息太多,人们太忙,时间太紧,谁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风雨同舟。

那么怎样才能让头三句或头一段的文本抓住读者的心,使读者一进来就兴致盎然,争先恐后,迫不及待,成了每一个写作者必过的难关。这要从什么是小说的语言说起。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小说的语言,我会不打折扣地回答,在一篇小说里,你看到的语言都不是小说的语言。这样说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,不是语言难道是石头?当然不是石头,是比石头有一些温度的方块字,但绝不是语言。

由此我给小说的语言下了个定义:小说的语言是看不见的,是状态的,是色彩的反光,是水流上方的风向,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,是个人性格的暗藏,是你塑造的小说世界最美丽的霓裳。

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说得扑朔迷离,但我会坚定地认为,这就是小说语言的定向,看不见摸不着的,只能意会,不能言传。你小说里运用的文字,充其量就是文本的元素和材料,是你大兴土木的一切有形的物质准备,当然

这也必不可少,但绝不是你预想架构的成品的美丽宫殿。

小说世界的先头兵就是语言。这个美丽的圣女不是轻易能接近的,她需要呵护和爱恋,稍不留神她就会选择了你却又抛弃了你,就会笼络了你又戏谑了你,让你想离开又舍不得,想获得又云里雾里。总之,她希望的都是你达不到的,你达到的都离她渐行渐远,所以说语言的把握是个长期的任务,是个不断改进和修缮的过程,由此我们的前方永远有一个灯塔,像《灯塔看守人》一样心里蓄积着巨大的力量,这就成了几千年来写作者们追寻的那抹独特的光亮。

而之所以说她是状态的,是因为她躲藏在文字的背后,她总在化妆,顾影自怜,准备着隆重的出迎;之所以说她是色彩的反光,是因为她不是直接的,是含蓄的,晨曦与晚霞的微光里她会更美丽一些;所以说她是水流上方的风向,是因为风动她才动,水流是她的表象,妩媚而婀娜才是她的实质;之所以说她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,是因为勾子就是勾子,船槽就是船槽,勾子和船槽风马牛不相及,她却要知勾子与船槽如何能进入“洞房”;所以说她是个人性格的暗藏,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,三岁的儿童和耄耋老人不可同日而语,火爆的脾气不会风和日丽;所以说她是你塑造的小说世界最美丽的霓裳,是因为她是五彩缤纷的,一件一件妙不可言的婚纱她从不惧多。

小说语言在她出炉前是我们的“疑似情人”。我们为之效劳,为之倾尽情感,为之掏空所有的取悦,就是想让她发给我们一张通行证,与她为伍,成为我们自由出入小说世界的门票。我们想通过她让我们的恋情有始有终,让我们获得资格成为小说世界的主人和承传者。

如果语言不过关,我们就是侥幸进入她的领地也会心虚,也会早晚被宣布出局,或者靠故事和情节及小说的其它元素苦撑门面。诚然这些补救的办法短期内可能帮你的忙,却不能永远地为你护短,当有一天你丧失了后者,可能更会捉襟见肘煎熬至极,小说圣女也会与你解除盟约,一场恋情绝然断送。

小说语言是我们在小说世界

腾云驾雾的金箍棒。有了她,我们才能如孙悟空,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心应手,屡战屡胜,无所不游历。我们才能有精力去攻克小说世界其它的坚固营垒,但没有语言这个入场券,我们便没有机会搏击进取旗开得胜。

小说语言又是我们童年捉迷藏时最大的赢家。她其实早就在前方等着我们,或者说我们的头脑里早就有她的一席之地,她使尽解数与我们周旋,东躲西藏,斗智斗勇,不得已才真灵显现。而一旦她出来后,她也就全面溃败,因为我们在某一个深而不见底的洞穴里找到了她,找到了她她也就不重要了,对人类而言已经拥有的东西还重要吗?这是人类的本性,曾经的欲求变成已有,器重就会烟消云散。也就是说,当你俘虏了她,她就失去了自身价值,语言在你的小说里便视而不见了。

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,是出神入化,是炉火纯青,是你与你的语言融于一身。

最佩服费歌塔·克里斯多夫的叙述,匈牙利《恶童日记》的作者,她开创了小说世界独立的文本庄园,她的语言是内里的,不用探索,对她来说是语言找她而不是她找语言,她的语言是原发的,是森林里长出来的美丽的毒蘑菇,别人吃不得,吃了必死无疑,她自己吃得,越吃越鲜活。

最佩服《断背山》作者安妮·普鲁的语言,像一个老僧带领我们入定,用她的智慧和气息告诉我们来路和去路,人类的希望和前程。她和雅歌塔,开始就生长在小说世界里,携带着她们的灵魂,一点点滋生,用她们的气质和魂魄与小说圣女打了个平手仗,然后又握手言和,相拥相抱,为小说世界树起了一座难以攀越的山峰。

小说语言又是温婉的,女性的,漂亮的,娉婷的;但也是凝重的,不可重复的,只属于你自己的,亲切入心又无限纯粹的天籁般表情。我为小说语言打造了大半生,特别想为自己赢得一件称心的质地有别的花衣裳,让我在读者面前憨憨实实在在地美丽一番,为我也为你,为小说也为心灵,去攀跃险峰高山,形成笔底波澜,流淌在文学的峡谷溪涧,一次次运行。

通往书店的火车

□徐亚娟



在这座城市最冷的季节里,复兴号列车悄然而至,京哈高铁全线贯通。运行在这条线路上的列车承载了无数远行的梦想,复兴号列车让我的城市距离世界更近了,距离北京更近了。此时此刻,我想念的那座鲁迅书店,离我更近了。

底哪一份更多。

无论如何,冬日的鲁迅书店,我们重逢了。

令我惊喜的是,我和赵衡老师几乎是一样的着装风格,她身着一件深红色毛衣外边搭了一件黑色外套,我是一件橘红色毛衣外边搭一件黑色的披肩。我们拥抱,我们彼此祝福,她亲切地在她的赠书上写下了“谢道远道赶来!”

还是来时的那列火车,还是那个铺位,就着昏黄的灯光,我读完了赵衡老师和母亲杨改先生主编的那部《逝者如斯——杨宪益画传》,久久不眠。

2020年的11月8日,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庚子年的跌宕起伏,我和鲁迅书店再次重逢。坐火车中转北京的行程中,我把五个小时的停留时间留给了鲁迅书店。

青砖黛瓦一丛竹林,实木本色的木板上印刻着墨绿色的“鲁迅书店”四个字,宫门外二条鲁迅书店的门口,还是那么安静。

走进书店,不知道哪里还是感到了不一样的气氛,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,在目光交汇的瞬间听到了岁月深处传来的那声叹息,看到了斑驳光影间长在心上的皱纹。后来才知道这里更换了主人,好在我喜欢的那间鲁迅书店,不但气质没变,似乎更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从容。

书架还是那么不高不矮,即便是最上层的书我也似乎翘翘脚就能够拿到,即便最下层的书我也不需要费力蹲下去。案台上那些随手就能翻开的书,都是一副严肃的面孔,任凭你翻还是不翻看还是不看都是我本无我的淡然,并无其他店里常有的花枝招展迎宾般热烈。

从容安静地在窗前小坐片刻,院子里金黄的银杏叶飘落在窗前,身后的书架上还是那些书,是那些不需要费心去甄别,单单看到书名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会读完会谈谈感想的那些书。恍惚间,会觉得这里也许就是先生曾经写作过的书斋,那凝重的气息分明还在,一直都在。

和相约赶来送行的友人坐在咖啡厅里,倚靠在书架上那些随手就可以翻阅的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中间,我们聊起彼此烟熏火燎家长里短的日子。

胡同里路灯泛着昏黄的暖意,夜色掩盖了远处令我这外乡人眩晕的高楼大厦。距离书店300米的护国寺小吃店,那里的红豆粥和麻酱烧饼带给我实实在在的北京味道。

火车上,卧铺车厢的下铺,我打开了从鲁迅书店购买的《渡尽劫波——周氏三兄弟》这本书。

此时此刻,夜色中的鲁迅书店或许已经睡去,在我心里却始终亮着一盏灯。



本文图片为徐亚娟摄



王煥堤《小街往事》
水彩画 47×33cm

大森林的诗意年轮

□邢海珍

在人类发展史上,森林是一个永续不断的话题,生态精神、环保意识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事,是文学艺术的内在精神质地所不能缺少的因子。尤其是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时刻,“森林”更成了文学和诗歌深入关切的大主题。吴宝三的许多诗歌都是以大森林为题材的,是继傅仇之后的新一代森林诗人。

吴宝三的故乡兰西县榆林镇,位于曾经哺育了萧红的呼兰河畔,这片文学的沃土之上,当年曾有王书怀、满锐、宋歌、李世昌等一大批诗人为新生活而倾情歌唱,形成了一股诗歌的热潮。1963年吴宝三在小兴安岭林区参加工作,《东北林业报》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,从此他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。

吴宝三在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诗《雪,落在兴安岭》中,表达了深切的“兴安”情怀,诗中已经暗示了过度砍伐所造成的生态失衡与林业危机。改革开放初期,吴宝三的诗歌进入成熟和精进的阶段,他在新诗传统的乡土情怀基础之上有所创新,较为准确地传达了自我感受。在《海,我期冀会合》一诗中,诗人抒发了独到而深切的情感,抒写了“林海”与“大海”的关系,把林业与时代放在发展的情境

之中,看到了危机,发出了与时俱进的呼吁,走出封闭的林业观念,与更大的社会层面融合,体现了全新的生态、环保意识。

吴宝三的诗歌注重感性和意象,走情感化的道路,诗意更加浓郁、更有内涵。这种进步得到了他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恩师、著名文艺理论家严家炎教授的肯定。

吴宝三的诗常常以小见大,注重在情境中抒情写意,通过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情志。《冰凌花》是一首颇具灵性的八行小诗,自然通透,表现出充沛的情感意蕴。诗的描写强化了修辞的力度,在主观化再造的情境中,实现了由物象到意象的变形,把“雪原”比作“宣纸”,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散文的思维模式,有意识地朝着变形和陌生化的方向迈进,开始重视诗的情感张力。

在吴宝三的诗中,通过比喻所进行的诗意联想富有新意,在《冰灯》一诗中,把冰灯说成是“一盏盏,像盛满星光的帆船,/泊在银河的梦境”,拓展了诗意的空间,使“冰灯”之美进入到脱俗的境界。《树挂》一诗,连用了七个比喻,在彼此及彼的空间驰骋中实现了诗意升华。清代词人陈廷焯在《白雨斋词话》中说:“凡交情之冷淡,身世之飘零,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,欲露不露,反复缠绵,终不许一

语道破。匪独体格之高,亦见性情之厚。”吴宝三的诗强化比喻的修辞,就是一种寄托,是追求含蓄的方式。

七十多行的抒情诗《一棵阔叶树的自述》是吴宝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诗歌代表作,诗作立意高远,语言清新晓畅,情感饱满,有很好的诵读效果。诗所表达的是人生的主题,“阔叶树”是抒情的寄托之物,从诗歌的艺术手法的整体趋向看,是比较传统的抒情言志的方式,如果剥去“树”的物质表象,“自述”就是一道在大比喻覆盖之下的“言志”之诗,非常接近于“直言之”。也正是由于敞开了情怀,有一种淋漓尽致之感,虽不是“一语道破”,但决不是“欲露不露,反复缠绵”的那一类。可以说,这样的诗,还有它自身的弱点。但是,我又喜欢诗的坦荡舒展,或者说这是一种直达心扉、明心见性的写法,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没有距离,是推心置腹的“倾诉”。此诗在吴宝三的诗歌创作中,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在几十年的文学之路上的跋涉前行,吴宝三始终不渝地拥抱着森林和树木,森林诗在他心中扎了根。他钟情于森林和大山,森林和大山也没有忘记他,林业人在绥棱林业局建起了一座“吴宝三文学馆”,这是对吴宝三这位森林诗人的褒奖与肯定。

力量,这就成了几千年来写作者们追寻的那抹独特的光亮。我们的前方永远有一个灯塔,像《灯塔看守人》一样心里蓄积着巨大的语言的把握是个长期的任务,是个不断改进和修缮的过程,由此

11

黑龙江日报

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

周末

天鹅

责编:曹晖
(0451-84691037)
执编/版式:杨铭
(0451-84655106)
美编:倪海连

投稿邮箱:
a84655106@163.com



扫码关注天鹅副刊



龙头新闻客户端